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47n1990

袁州仰山慧寂禪師語錄

明 語風圓信・郭凝之編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．1990
袁州仰山慧寂禪師語錄

徑山沙門語風圓信無地地主人郭凝之　編集

師，諱慧寂，韶州懷化葉氏子。年九歲，於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出家(即不語通)。十四歲，父母取歸，欲與婚媾。師不從，遂斷手二指，跪至父母前，誓求正法以答劬勞，父母乃許，再詣通處而得披剃。未登具，即游方。初謁耽源，已悟玄旨，後參溈山，遂升堂奧。

耽源謂師云：「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，共九十七箇，授與老僧乃云：『吾滅後三十年，南方有一沙彌到來，大興此教，次第傳受，無令斷絕。』我今付汝，汝當奉持。」遂將其本過與師，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。耽源一日問：「前來諸相甚宜祕惜。」師云：「當時看了便燒却也。」耽源云：「吾此法門無人能會，唯先師及諸祖師、諸大聖人方可委悉，子何得焚之？」師云：「慧寂一覽已知其意，但用得，不可執本也。」耽源云：「然雖如此，於子即得，後人信之不及。」師云：「和尚若要，重錄不難。」即重集一本呈上，更無遺失。耽源云：「然。」

耽源上堂，師出眾作此○相，以手拓呈了，却叉手立。耽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，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。耽源點頭，師便禮拜。師浣衲次，耽源云：「正恁麼時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見。」

後參溈山，溈山問：「汝是有主沙彌？無主沙彌？」師云：「有主。」溈山云：「主在甚麼處？」師從西過東立。溈山異之。師問：「如何是真佛住處？」溈山云：「以思無思之妙，返思靈焰之無窮，思盡還源，性相常住，事理不二，真佛如如。」師於言下頓悟，自此執侍，前後盤桓十五載。

師掃地次，溈山問：「塵非掃得，空不自生。如何是塵非掃得？」師掃地一下。溈山云：「如何是空不自生？」師指自身，又指溈山。溈山云：「塵非掃得，空不自生。離此二途，又作麼生？」師又掃地一下，又指自身，并指溈山。

溈山一日指田問師：「這丘田，那頭高，這頭低。」師云：「却是這頭高，那頭低。」溈山云：「爾若不信，向中間立看兩頭。」師云：「不必中間立，亦莫住兩頭。」溈山云：「若如是，著水看，水能平物。」師云：「水亦無定，但高處高平、低處低平。」溈山便休。

有施主送絹與溈山。師問：「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，將何報答？」溈山敲禪床示之。師云：「和尚何得將眾人物作自己用？」(一本，溈山問師云：「有俗弟子將三束絹來與我贖鐘子，故與世人受福。」師云：「俗弟子則有絹與和尚贖鐘子，和尚將何物酬他？」溈山以拄杖敲床三下，云：「我將這箇酬他。」師云：「若是這箇，用作甚麼？」溈山又敲禪床三下，云：「汝嫌這箇作甚麼？」師云：「某甲不嫌這箇，只是大家底。」溈山云：「爾既知是大家底，何得更就我覓物酬他？」師云：「只怪和尚把大家底行人事。」溈山云：「汝不見達磨大師從西天來此土，亦將此物來人事。汝諸人盡是受他信物者。」)

師在溈山為直歲作務歸。溈山問：「甚麼處去來？」師云：「田中來。」溈山云：「田中多少人？」師插鍬叉手。溈山云：「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。」師拔鍬便行。(玄沙備云：「我若見，即踏倒鍬子。」僧問鏡清：「仰山插鍬，意旨如何？」鏡清云：「狗銜赦書，諸侯避道。」僧云：「秖如玄沙踏倒，意旨如何？」鏡清云：「不奈船何，打破脣斗。」僧云：「南山刈茅，意旨如何？」鏡清云：「李靖三兄久經行陣。」雲居錫云：「且道鏡清下此一判，著？不著？」雪竇顯云：「諸方咸謂插鍬話奇特，大似隨邪逐惡。據雪竇見處，仰山被溈山一問，直得草繩自縛，死去十分。」翠巖芝云：「仰山只得一橛，諸人別有會麼？」)

師在溈山牧牛時，踢天泰上座問云：「一毛頭師子現，即不問；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，又作麼生？」師便騎牛歸。侍立溈山次，舉前話方了，却見泰來。師云：「便是這箇上座。」溈山遂問：「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，豈不是上座道？」泰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正當現時，毛前現？毛後現？」泰云：「現時不說前後。」溈山大笑。師云：「師子腰折也。」便下去。

師隨溈山遊山，到磐陀石上坐，師侍立次，忽鵝銜一紅柿落在面前，溈山拾與師。師接得洗了，度與溈山。溈山云：「子甚處得來？」師云：「此是和尚道德所感。」溈山云：「汝也不得無分。」即分半與師。(玄沙云：「大小溈山被仰山一坐，至今起不得。」)

溈山問師：「忽有人問汝，汝作麼生祇對？」師云：「東寺師叔若在，某甲不致寂寞。」溈山云：「放汝一箇不祇對罪。」師云：「生之與殺，祇在一言。」溈山云：「不負汝見，別有人不肯。」師云：「阿誰？」溈山指露柱云：「這箇。」師云：「道甚麼？」溈山云：「道甚麼？」師云：「白鼠推遷，銀臺不變。」

師問溈山：「大用現前，請師辨白。」溈山下座歸方丈，師隨後入。溈山問：「子適來問甚麼話？」師再舉。溈山云：「還記得吾答語否？」師云：「記得。」溈山云：「爾試舉看。」師便珍重出去。溈山云：「錯。」師回首云：「閑師弟若來，莫道某甲無語好。」

師在溈山前坡牧牛次，見一僧上山不久便下來。師乃問：「上座何不且留山中？」僧云：「祇為因緣不契。」師云：「有何因緣？試舉看。」僧云：「和尚問某名甚麼，某答『歸真』。和尚云：『歸真何在？』某甲無對。」師云：「上座却回，向和尚道：『某甲道得也。』和尚問：『作麼生道？』但云：『眼裏、耳裏、鼻裏。』」僧回，一如所教。溈山云：「脫空謾語漢，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。」

師臥次，夢入彌勒內院眾堂中，諸位皆足，惟第二位空，師遂就座。有一尊者白槌云：「今當第二座說法。」師起，白槌云：「摩訶衍法離四句、絕百非，諦聽諦聽。」眾皆散去。及覺，舉似溈山，溈山云：「子已入聖位。」師便禮拜。(溈山秀云：「依文解義即不無。忽然彌勒會中有箇作者，纔見伊道摩訶衍法，便云：『合取兩片皮。』非唯止絕仰山寐語，亦免使後人夢中說夢。」瑯琊覺云：「且道聖眾是肯仰山、是不肯仰山？若肯，又孤負仰山；若不肯，仰山猶如平地喫交。山僧今日不惜眉毛，與諸人說破：摩訶衍法離四句、絕百非。爾若舉似諸方，諸方恁麼會，入地獄如箭射。」東禪觀云：「尊者白椎，聖眾便散，不妨使人疑著，却待第二杓惡水潑了，方始惺惺遲也。且如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，道已道了，諸人還識仰山麼？」)

師侍溈山行次，忽見前面塵起。溈山云：「面前是甚麼？」師近前看了，却作此相，溈山點頭。

溈山示眾云：「一切眾生皆無佛性。」鹽官示眾云：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。」鹽官有二僧往探問，既到溈山，聞溈山舉揚，莫測其涯，若生輕慢。因一日與師言話次，乃勸云：「師兄須是勤學，佛法不得容易。」師乃作此○相，以手拓呈了，却拋向背後，遂展兩手就二僧索。二僧罔措。師云：「吾兄直須勤學，佛法不得容易。」便起去。時二僧却回鹽官，行三十里，一僧忽然有省，乃云：「當知溈山道『一切眾生皆無佛性』，信之不錯。」便回溈山。一僧更前行數里，因過水，忽然有省，自歎云：「溈山道『一切眾生皆無佛性』，灼然有他恁麼道。」亦回溈山，久依法席。

師因鹽官會下，有數人到溈山不肯伏。一日因普請西莊搬禾次，師至嶺頭放下，後十數人亦到放下。師遂舉起禾檐，向諸人前行一匝，云：「有麼？有麼？」其一行僧並無對。師云：「賺殺人。」便檐禾去。

溈山同師牧牛次，溈山云：「此中還有菩薩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有。」溈山云：「汝見那箇是，試指出看。」師云：「和尚疑那個不是，試指出看。」溈山便休。

師送菓子上溈山，溈山接得，問：「子甚麼處得來？」師云：「家園底。」溈山云：「堪喫也未？」師云：「未敢嘗，先獻和尚。」

溈山云：「是阿誰底？」師云：「慧寂底。」溈山云：「既是子底，因甚麼教我先嘗？」師云：「和尚嘗千嘗萬。」溈山便喫，云：「猶帶酸澁在。」師云：「酸澁莫非自知？」溈山不答。
師夏末問訊溈山次，溈山云：「子一夏不見上來，在下面作何所務？」師云：「某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畬，下得一籮種。」溈山云：「子今夏不虛過。」師却問：「未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？」溈山云：「日中一食，夜後一寢。」師云：「和尚今夏亦不虛過。」道了乃吐舌。溈山云：「寂子何得自傷己命？」(溈山喆云：「仰山眼照四天下，到大圓面前却向淨地喫交。大圓可謂養子之緣，不免掛後人唇齒。」龍門遠云：「溈仰父子尋常相見，遊戲神通不同小小，還有知得底麼？若無，山僧與汝諸人說看。開得一片畬，綿綿密密，兩頓粥飯其道自辦。山僧一夏與諸人相見，自是諸人不薦。若也薦成一片，是甚麼一片？看取當門箭。」西禪儒云：「溈仰父子出入卷舒得能自在，諸人切不得作世諦商量，又不得作佛法解會。既總不許與麼商量，畢竟如何會？開得一片畬，種得一籮粟，回頭閑一望，山青水又綠。終日只一餐，夜後只一宿，困來仲脚眠，千足與萬足。相將八月九月來，籬邊爛熳鋪黃菊。」東林顏云：「今時師僧千百成群，經冬過夏虛消歲月，深屈古人。東林不是撿點先聖，仰山逞俊太過，吐舌只得一半。」)
溈山一日見師來，即以兩手相交過，各撥三下，却竪一指。師亦以兩手相交過，各撥三下，却向胸前，仰一手，覆一手，以目瞻視。溈山休去。
溈山餧鵝生飯，回頭見師，云：「今日為伊上堂一上。」師云：「某甲隨例得聞。」溈山云：「聞底事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鵝作鵝鳴，鵲作鵲噪。」溈山云：「爭奈聲色何？」師云：「和尚適來道甚麼？」溈山云：「我祇道為伊上堂一上。」師云：「為甚麼喚作聲色？」溈山云：「雖然如此，驗過也無妨。」師云：「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？」溈山竪起拳。師云：「終是指東畫西。」溈山云：「子適來問甚麼？」師云：「問和尚大事因緣。」溈山云：「為甚麼喚作指東畫西？」師云：「為著聲色故，某甲所以問過。」溈山云：「並未曉了此事。」師云：「如何得曉了此事？」溈山云：「寂子聲色，老僧東西。」師云：「一月千江體不分水。」溈山云：「應須與麼始得。」師云：「如金與金，終無異色，豈有異名？」溈山云：「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？」師云：「瓶、盤、釵、釧、券、盂、盆。」溈山云：「寂子說禪如師子吼，驚散狐、狼、野干之屬。」
師一日侍溈山，忽聞鳥鳴，溈山云：「伊說事却徑。」師云：「不可向別人道。」溈山云：「何故恁麼道？」師云：「為伊說太直。」溈山云：「多少法門寂子一時推下。」師云：「推下事作麼生？」溈山敲禪床三下。

師住王莽山，因歸省覲，溈山問：「子既稱善知識，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、不知有，有師承、無師承，是義學、是玄學？子試說看。」師云：「慧寂有驗處。但見僧來，便竪起拂子，問伊：『諸方還說這箇不說？』又云：『這箇且置，諸方老宿意作麼生？』」溈山歎云：「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。」溈山又問：「大地眾生業識茫茫，無本可據，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？」師云：「慧寂有驗處。」時有一僧從面前過，師召云：「闍黎！」僧回首。師云：「和尚！這個便是業識茫茫，無本可據。」溈山云：「此是師子一滴乳，迸散六斛驢乳。」

師問雙峯：「師弟近日見處如何？」云：「據某見處，實無一法可當情。」師云：「汝解猶在境。」云：「某祇如此，師兄又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汝豈不知？無一法可當情者。」溈山聞云：「寂子一句，疑殺天下人。」(玄覺云：「經道『實無有法，然燈佛與我授記』，他道『實無一法可當情』，為甚麼道『解猶在境』？且道利害在甚麼處？」)

一日雨下，天性上座謂師云：「好雨。」師云：「好在甚麼處？」天性無語。師云：「某甲却道得。」天性云：「好在甚麼處？」師指雨，天性又無語。師云：「何得大智而默？」

一日，第一座舉起拂子，云：「若人作得道理即與之。」師云：「某甲作得道理，還得否？」座云：「但作得道理便得。」師乃掣將拂子去。(雲居錫云：「甚麼處是仰山道理？」)

龐居士問：「久嚮仰山，到來，為甚麼却覆？」師竪起拂子，居士云：「恰是。」師云：「是仰？是覆？」居士乃打露柱云：「雖然無人，也要露柱證明。」師擲拂子云：「若到諸方，一任舉似。」(隱靜岑云：「大小小釋迦被龐居士一拶，直得手忙脚亂，只如居士打露柱一下，又作麼生？鯨吞海水盡，露出珊瑚枝。」)

三聖到參，師問：「汝名甚麼？」三聖云：「慧寂。」師云：「慧寂是我名。」三聖云：「我名慧然。」師大笑而已。

有官人訪師，師問：「官居何位？」云：「推官。」師竪起拂子，云：「還推得這箇麼？」官人無對。師令眾下語，皆不契。時三聖不安，在涅槃堂內將息。師令侍者去請下語。三聖云：「但道和尚今日有事。」師又令侍者問：「未審有甚麼事？」三聖云：「再犯不容。」

南塔光涌禪師北遊謁臨濟，復歸侍師。師云：「汝來作甚麼？」南塔云：「禮覲和尚。」師云：「還見和尚麼？」南塔云：「見。」師云：「和尚何似驢？」南塔云：「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。」師云：「若不似佛，似箇甚麼？」南塔云：「若有所似，與驢何別？」師大驚云：「凡、聖兩忘，情盡體露。吾以此驗人二十年，無決了者，子保任之。」師每謂人云：「此子肉身佛也。」

霍山到參，師閉目坐。霍山乃翹起右足，云：「如是如是，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、中華六祖亦如是、和尚亦如是、景通亦如是。」師起來，打四藤條，霍山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師。

赤干行者聞鐘聲，乃問：「有耳打鐘？無耳打鐘？」師云：「汝但問，莫愁我答不得。」行者云：「早箇問了也。」師喝云：「去。」劉侍御問：「了心之旨可得聞乎？」師云：「若要了心，無心可了；無了之心，是名真了。」

陸希聲相公欲謁師，先作此○相封呈。師開封，於相下面書云：「不思而知，落第二頭；思而知之，落第三首。」遂封回。公見即入山，師乃門迎。公纔入門，便問：「三門俱開，從何門入？」師云：「從信門入。」公至法堂，又問：「不出魔界，便入佛界時如何？」師以拂子倒點三下，公便設禮。又問：「和尚還持戒否？」師云：「不持戒。」云：「還坐禪否？」師云：「不坐禪。」公良久。師云：「會麼？」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聽老僧一頌：滔滔不持戒，兀兀不坐禪，醽茶三兩椀，意在鑊頭邊。」師却問：「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？」云：「弟子因看《涅槃經》有云『不斷煩惱而入涅槃』，得箇安樂處。」師竪起拂子，云：「祇如這箇作麼生入？」云：「入之一字也不消得。」師云：「入之一字不為相公。」公便起去。(法燈云：「上座！且道入之一字為甚麼人？」又云：「相公且莫煩惱。」雪竇顯於仰山舉拂處別云：「拂子到某甲手裏也。」又別後語云：「我將謂爾是箇俗漢。」)

師因韋宙就溈山請一伽陀。溈山云：「覿面相呈猶是鈍漢，豈況形於紙墨？」韋乃就師請。師於紙上畫一圓相，註云：「思而知之，落第二頭；不思而知，落第三首。」

師為沙彌時，和安通一日召師將床子來。師將到，和安云：「却送本處著。」師從之。和安召慧寂，師應諾。和安云：「床子那邊是甚麼物？」師云：「枕子。」和安云：「枕子這邊是甚麼物？」師云：「無物。」和安復召慧寂，師應諾。和安云：「是甚麼？」

師為沙彌時，有僧問石霜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石霜云：「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，此人即答汝西來意。」僧云：「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，亦為人東語西話。」石霜喚沙彌：「拽出這死屍著。」師後問耽源：「如何出得井中人？」耽源云：「咄。癡漢！誰在井中？」師往問溈山，溈山召慧寂，師應諾。溈山云：「出也。」師住後常舉前話謂眾云：「我在耽源處得名，溈山處得地。」

師作沙彌時，念經聲高，乳源和尚咄云：「這沙彌念經恰似哭。」師云：「慧寂祇恁麼，未審和尚如何？」乳源乃顧視。師云：「若恁麼，與哭何異？」乳源便休。

師參東寺。東寺問：「汝是甚處人？」師云：「廣南人。」東寺云：「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，是否？」師云：「是。」東寺云：「此珠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黑月即隱，白月即現。」東寺云：「還將得來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將得來。」東寺云：「何不呈似老僧？」師叉手近前，云：「昨到溈山亦被索此珠，直得無言可對、無理可伸。」東寺云：「真師子兒善能哮吼。」(蔣山勤云：「東寺只索一顆，仰山傾出一栲栳。」)師禮拜了，却入客位，具威儀再上人事。東寺見乃云：「已相見了也。」師云：「恁麼相見，莫不當否？」東寺歸方丈閉却門。師歸，舉似溈山。溈山云：「寂子是甚麼心行？」師云：「若不恁麼，爭識得伊？」(保福展云：「仰山大似蚊子上鐵牛。」承天宗云：「仰山識得東寺，強說道理即不可。設使溈山去，也未能得與東寺相見在。」)

師問東寺云：「借一路過那邊，還得否？」東寺云：「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，別更有麼？」師良久。東寺却問：「借一路過那邊，得否？」師云：「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，別更有麼？」東寺云：「祇有此。」師云：「大唐天子決定姓金。」

師在中邑謝戒，中邑拍口作和和聲；師從西過東，中邑又拍口作和和聲；師從東過西，中邑又拍口作和和聲。師當中而立，然後謝戒。中邑云：「甚麼處得此三昧？」師云：「於曹谿印子上脫來。」中邑云：「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甚麼人？」師云：「接一宿覺。」師云：「和尚甚處得此三昧？」中邑云：「我於馬大師處得此三昧。」(瑯琊覺云：「愁人莫向愁人說。」)師問：「如何得見佛性義？」中邑云：「我與汝說箇譬喻：如一室有六窓，內有一獼猴。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，猩猩即應；如是，六窓俱喚俱應。」師禮謝，起云：「適蒙和尚譬喻，無不了知。更有一事：祇如內獼猴睡著，外獼猴欲與相見，又且如何？」中邑下繩床，執師手作舞，云：「猩猩與汝相見了，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，向十字街頭叫云：『土曠人稀，相逢者少。』」(雲居錫云：「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這一句語，何處有中邑也？」崇壽稠云：「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？若定不得，只是箇弄精魂脚手，佛性義在甚麼處？」玄覺云：「若不是仰山，爭得見中邑。且道甚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？」)

師參巖頭，巖頭舉起拂子。師展坐具，巖頭拈拂子置背後。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，巖頭云：「我不肯汝放，祇肯汝收。」

師與長沙翫月次，師云：「人人盡有這箇，祇是用不得。」長沙云：「恰是倩汝用。」師云：「爾作麼生用？」長沙劈胸與一踏。師云：「囚直下似箇大蟲。」(長慶稜云：「前彼此作家，後彼此不作家。」乃別云：「邪法難扶。」保福展云：「好一箇月，只是用力太多，被他踏破，却成兩箇。人人盡道岑大蟲奇特，須知仰山有陷虎之機。」德山密代云：「更

與一踏。」瑯琊覺云：「李陵雖好手，爭兔陷畚身。」徑山杲云：「皎潔一輪，寒光萬里。靈利者，葉落知秋。闍茸者，忠言逆耳，休不休、已不已。小釋迦有陷虎之機，老大蟲却無牙齒。當時一踏豈造次？驀然倒地非偶爾。眾中還有緇素得二老出者麼？」良久云：「設有，也是掉棒打月。」)

師參古堤和尚，古堤云：「去，汝無佛性。」師叉手近前三步應諾。古堤笑云：「子！甚麼處得此三昧來？」師云：「我從耽源處得名，溈山處得地。」古堤云：「莫是溈山的子麼？」師云：「世諦即不無，佛法即不敢。」師却問：「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？」古堤云：「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。」師嘆云：「不可思議，來者難為湊泊。」

師到虔州處微，處微問云：「汝名甚麼？」師云：「慧寂。」處微云：「那箇是慧？那箇是寂？」師云：「祇在目前。」處微云：「猶有前後在。」師云：「前後且置，和尚見箇甚麼？」處微云：「喫茶去。」

師後開法王莽山，問僧：「近離甚處？」僧云：「廬山。」師云：「曾到五老峯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曾到。」師云：「闍黎不曾遊山。」(雲門偃云：「此語皆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談。」溈山秀云：「今人盡道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，只知捉月，不覺水深。忽若雲門當時謹慎唇吻，未審，後人若為話會？然水母無目，求食須假於蝦。」黃龍心云：「雲門仰山只有受璧之心，且無割城之意。殊不知被這僧一時領過。黃龍今日更作死馬醫。」乃拈拂子度與僧，僧擬接，便打。溈山喆云：「仰山可謂光前絕後，雲門雖然提綱宗要，鉗鎚天下衲僧，爭奈無風起浪，諸人還識這僧麼？親從廬山來。」黃龍震云：「仰山已是失却鼻孔，雲門更下註脚，有什麼救急處？我即不然。『近離甚處？』云：『廬山。』『曾到五老峰麼？』云：『不曾到。』只向道：『別甑吹香供養此人。』」)

上堂：「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，莫記吾言。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，妄想根深，卒難頓拔，所以假設方便，奪汝麁識。如將黃葉止啼，有甚麼是處？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，祇擬輕重來機。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，我這裏是雜貨鋪。有人來覓鼠糞，我亦拈與他；來覓真金，我亦拈與他。」時有僧問：「鼠糞即不要，請和尚真金。」師云：「囓鏃擬開口，驢年亦不會。」僧無對。師云：「索喚則有交易，不索喚則無。我若說禪宗，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，豈況有五百、七百眾耶？我若東說西說，則爭頭向前采拾，如將空拳誑小兒，都無實處。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，且莫將心湊泊，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，不要三明六通。何以故？此是聖末邊事。如今且要識心達本，但得其本，不愁其末，他時後日，自具去在。若未得本，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。汝豈不見溈山和尚云：『凡、聖情盡，體露真常。事理不二，即如如佛。』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祖師意？」師以手於空作此[〇@佛]相示之，僧無語。
師謂第一座云：「不思善、不思惡，正恁麼時作麼生？」座云：「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。」師云：「何不問老僧？」座云：「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。」師云：「扶我教不起。」
師問僧甚處來。僧云：「幽州。」師云：「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？」僧云：「某甲來時，無端從市中過，踏折他橋梁。」師便休。(侯寧勇云：「放爾三十棒。」)
師見僧來，竪起拂子，僧便喝。師云：「喝即不無，且道老僧過在甚麼處？」僧云：「和尚不合將境示人。」師便打。
有梵師從空而至，師云：「近離甚處？」云：「西天。」師云：「幾時離彼？」云：「今早。」師云：「何太遲生？」云：「遊山翫水。」師云：「神通遊戲則不無，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。」云：「特來東土禮文殊，却遇小釋迦。」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，作禮，乘空而去。自此號小釋迦。(東林總云：「者方商量如麻似粟，盡道這碧眼胡兒來無蹤、去無迹，直是光前絕後。若不是仰山，也難為縱奪。諸禪德！殊不知這碧眼胡兒騰空而來、騰空而去，一生只在虛空裏作活計，有什麼光前絕後？大小仰山被他將兩杓惡水驀頭澆了也。當時集雲峯下自有正令，何不施行？」大眾且道：「作麼生是正令咄？」黃龍新云：「大小仰山被這僧熱瞞，更出貝多梵書塗糊一上。如今更有異僧乘空而至，雲巖門下喚來洗脚。」泐潭準云：「可惜仰山放過這漢。當時若是寶峯，便與擒住，須教維那僧堂前撞鐘集眾，責狀趕出。況佛法不當人情，既稱羅漢，諸漏已盡、梵行已立，為什麼不歸家穩坐，只管游山翫水？」昭覺勤云：「驅耕夫之牛、奪飢人之食，是從上爪牙。這羅漢具許多神通妙用，到仰山面前直得目瞪口呿。何故？鶴有九皐難翥翼，馬無千里謾追風。」大溈泰云：「大眾！仰山只知進前趁鹿，不知身墮網羅。尊者偶爾成文，頗有衲僧氣息。若人會得，許爾倒捋虎鬚。」)
師住東平時，溈山令僧送書并鏡與師。師上堂，提起示眾，云：「且道是溈山鏡？東平鏡？若道是東平鏡，又是溈山送來；若道是溈山鏡，又在東平手裏。道得則留取，道不得則撲破去也。」眾無語，師遂撲破，便下座。(五祖戒云：「更請和尚說道理看。」驀奪打破。)
僧參次，便問：「和尚還識字否？」師云：「隨分。」僧以手畫此〇相拓呈，師以衣袖拂之。僧又作此〇相拓呈，師以兩手作背拋勢。僧以目視之，師低頭。僧遶師一匝，師便打，僧遂出去。
師坐次，有僧來作禮，師不顧。其僧乃問：「師識字否？」師云：「隨分。」師乃右旋一匝，云：「是甚麼字？」師於地上書十字酬之。僧又左旋一匝，云：「是甚麼字？」師改十字作卍字。僧畫此〇相，以兩手拓，如修羅掌日月勢，云：「是甚麼字？」師乃畫此[〇@卍]相對之。僧乃作婁至德勢，師云：「如是如是，此是諸佛

之所護念，汝亦如是、吾亦如是，善自護持。」其僧禮謝，騰空而去。時有一道者見，經五日後遂問師。師云：「汝還見否？」道者云：「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。」師云：「此是西天羅漢，故來探吾道。」道者云：「某雖覩種種三昧，不辨其理。」師云：「吾以義為汝解釋：此是八種三昧，是覺海變為義海；體則同然。此義合有因、有果，即時、異時，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。」

師因一梵僧來參，師於地上畫半月相，僧近前添作圓相，似脚抹却。師展兩手，僧拂袖便出。

師問僧：「近離甚處？」云：「南方。」師舉拄杖云：「彼中老宿還說這箇麼？」云：「不說。」師云：「既不說這箇，還說那箇否？」云：「不說。」師召：「大德！」僧應諾。師云：「參堂去。」僧便出。師復召云：「大德！」僧回首。師云：「近前來。」僧近前，師以拄杖頭上點一下，云：「去。」(雲門偃云：「仰山若無後語，爭識得人。」)

師一日在法堂上坐，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，向東邊叉手立，以目視師，師乃垂下左足；僧却過西邊叉手立，師垂下右足；僧向中間叉手立，師收雙足。僧禮拜，師云：「老僧自住此，未曾打著一人。」拈拄杖便打，僧便騰空而去。

師指雪師子問眾：「有過得此色者麼？」眾無對。(雲門云：「當時便好與推倒。」雪竇顯云：「雲門只解推倒，不解扶起。」)

師臥次，僧問云：「法身還解說法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我說不得，別有一人說得。」云：「說得底人在甚麼處？」師推出枕子。溈山聞云：「寂子用劍刃上事。」(徑山杲云：「溈山正是憐兒不覺醜，仰山推出枕子已是漏逗，更著箇名字，喚作劍刃上事，誤他學語之流，便恁麼承虛接響流通將去。妙喜雖則借水獻華，要且理無曲斷，即今莫有傍不肯底出來。我要問爾推出枕子，還當得法身說法也無？」天童華云：「若是劍刃上事，寂子何曾會用？忽有箇僧出來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，向他道我說不得，別有一人說得。又問說得底人在甚處，只向他道三生六十劫。」靈隱嶽云：「仰山從前一條脊梁硬如鐵，被這僧連拶，便乃四楞塌地。溈山一期忍俊不禁，不知失却一隻眼。忽有僧問冶父，法身還解說法也無，便與攔胸一踏踏倒，教伊起來作箇灑灑落落底漢。不見道：『犀因翫月紋生角，象被雷驚華入牙。』」)

師閉目坐次，有僧潛來身邊立。師開目，於地上作此[〇@水]相，顧視其僧，僧無語。

師携拄杖行次。僧問：「和尚手中是甚麼？」師便拈向背後云：「見麼？」僧無對。

師問一僧：「汝會甚麼？」云：「會卜。」師提起拂子云：「這箇，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？」僧無對。師自代云：「適來是雷天大壯，如今變為地火明夷。」

問僧：「名甚麼？」云：「靈通。」師云：「便請入燈籠。」云：「早箇入了也。」(法眼別云：「喚甚麼作燈籠？」)
問：「古人道見色便見心，禪床是色，請和尚離却色，指學人心。」師云：「那箇是禪床？指出來看。」僧無對。(玄覺云：「忽然被伊却指禪床，作麼生對伊？」有僧云：「却請和尚道。」玄覺代拊掌三下。)
問：「如何是毘盧師？」師乃叱之。僧云：「如何是和尚師？」師云：「莫無禮。」
師共一僧語，旁有僧云：「語底是文殊，默底是維摩。」師云：「不語、不默底，莫是汝否？」僧默然。師云：「何不現神通？」云：「不辭現神通，祇恐和尚收作教。」師云：「鑒汝來處，未有教外底眼。」
問：「天堂、地獄，相去幾何？」師將拄杖畫地一畫。
師住觀音時，出牓云：「看經次，不得問事。」有僧來問訊，見師看經，旁立而待。師卷却經問：「會麼？」云：「某甲不看經，爭得會？」師云：「汝已後會去在。」其僧到巖頭，巖頭問：「甚處來？」云：「江西觀音來。」巖頭云：「和尚有何言句？」僧舉前話。巖頭云：「這箇老師，我將謂被故紙埋却，元來猶在。」
僧恩[邱-丘+益]問：「禪宗頓悟，畢竟入門，的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此意極難。若是祖宗門下，上根上智一聞千悟，得大總持。其有根微智劣，若不安禪靜慮，到這裏總須茫然。」云：「除此一路，別更有入處否？」師云：「有。」云：「如何即是？」師云：「汝是甚處人？」云：「幽州人。」師云：「汝還思彼處否？」云：「常思。」師云：「能思者是心，所思者是境。彼處樓臺、林苑、人馬、駢闐，汝反思底，還有許多般也無。」云：「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。」師云：「汝解猶在心，信位即得，人位未在。」云：「除却這箇，別更有意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別有、別無，即不堪也。」云：「到這裡作麼生即是？」師云：「據汝所解，祇得一玄，得坐披衣，向後自看。」[邱-丘+益]禮謝之。
僧問：「大耳三藏第三度為甚麼不見國師？」師云：「前兩度是涉境心，後入自受用三昧，所以不見。」
溈山問師：「百丈再參馬祖因緣，此二尊宿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此是顯大機大用。」溈山云：「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，幾人得大機？幾人得大用？」師云：「百丈得大機，黃檗得大用，餘者盡是唱導之師。」溈山云：「如是，如是。」
溈山舉百丈野狐話問師。師云：「黃檗常用此機。」溈山云：「汝道，天生得？從人得？」師云：「亦是稟受師承，亦是自性宗通。」溈山云：「如是，如是。」

溈山舉百丈問黃檗甚處去來，黃檗云：「大雄山下採[艹/困]子來。」百丈云：「還見大蟲麼？」黃檗便作虎聲，百丈拈斧作斫勢，黃檗遂與百丈一摑，百丈吟吟而笑便歸。陞堂謂眾云：「大雄山下有一大蟲，汝等諸人也須好看，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。」問師：「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和尚怎生？」溈山云：「百丈當時便合一斧斫殺，因甚麼到如此？」師云：「不然。」溈山云：「子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百丈只解騎虎頭，不解把虎尾。」溈山云：「子有嶮崖之句。」

溈山舉南泉問黃檗：「定、慧等學明見佛性，此理如何？」黃檗云：「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。」南泉云：「莫便是長老見處麼？」黃檗云：「不敢。」南泉云：「漿水錢且置，草鞋錢教誰還？」黃檗休去。問師云：「莫是黃檗搆他南泉不得麼？」師云：「不然，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。」溈山云：「子見處得與麼長？」

黃檗在南泉為首座，一日捧鉢向南泉位中坐。南泉入堂見乃問：「長老！甚年中行道？」黃檗云：「威音王已前。」南泉云：「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。」黃檗便過第二位坐，南泉便休。溈山云：「欺敵者亡。」師云：「不然，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。」溈山云：「子見處得與麼長？」

溈山舉黃檗示眾云：「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，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？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？」時有僧云：「只如諸方匡徒領眾，又作麼生？」黃檗云：「不道無禪，只是無師。」問師：「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鶖王擇乳，素非鴨類。」溈山云：「此實難辯(溈仰師資鼓唱拈評，機語儘多，如具《臨濟錄》中者，茲不重載)。」

龕上座因到百丈。百丈云：「闍黎有事相借問，得麼？」龕云：「幸自非言，何須諮[言*窒]？」百丈云：「收得安南，又憂塞北。」龕擘開胸云：「與麼？不與麼？」百丈云：「要且難搆，要且難搆。」龕云：「知即得，知即得。」師云：「若有人知此二人落處，不妨奇特。若辯不得，大似日中迷露。」

舉五峯問僧：「甚麼處來？」僧云：「莊上來。」五峯云：「汝還見牛麼？」僧云：「見。」五峯云：「見左角？見右角？」僧無語。五峯代云：「見無左右。」師別云：「還辨左右麼？」

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，行者向佛而唾。法師云：「行者少去就，何以唾佛？」行者云：「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。」法師無對。溈山云：「仁者却不仁者，不仁者却仁者。」師代法師云：「但唾行者。」又云：「行者若有語，即向伊道：『還我無行者處來。』」

師接機利物為宗門標準，再遷東平，將順寂，數僧侍立，師以偈示之，云：「一二二三子，平目復仰視，兩口一無舌，即是吾宗旨。」至日午陞座辭眾，復說偈云：「年滿七十七，無常在今日，

日輪正當午，兩手攀屈膝。」言訖，以兩手抱膝而終。閱明年，南塔涌禪師遷靈骨歸仰山，塔於集雲峯下，謚智通禪師妙光之塔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